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鼓掌絕塵
第十四回 察石佛驚分親父子 掬湘江羞見舊東君

詩：凡人莫信直中直，面是心非安可測。

昔日逢仙半落空，今朝見佛都捐賊。
誰憐父子各西東，自歎運時多蹇塞。
留得單身不了窮，包羞忍恥哀相識。

說印父子二人打了「走盤珠」，離了荊州府，乘著便船，贖行了個把月，還行不上五六百里路程。這也是風不順的緣故。那夏虎是個好走動的人，如何在船裡坐守得過？一日對父親道：「爹爹，我和你離了荊州，來這許多時節，十分裡不曾行得三分路。不知幾時得到汴京，心內好生氣悶。我們且把船泊到那灘頭去，上了崖，尋一個熱鬧的市鎮，散悶幾日，再去不遲。」夏方道：「孩兒，做客的人出門由路，不比在家生性，莫要心焦。倘是上天見憐，借得一帆順風，五七個日子就到汴京，也不見得。」夏虎搖頭道：「爹爹，孩兒再坐兩日，想必這條性命，恐不能留轉家鄉了。」夏方道：「你後生心性，畢竟是個不安坐的，怎如我老成人，藏風納氣，有幾分坐性哩。叫船家把船泊到高岸邊去，待我們上崖去看一看風景。」

船家道：「客官，你不知道，此處甚是齷齪，地名叫做赤鬆窪，周圍三十餘里水港，都是強人出沒的。若要泊船，再去二十里，到了紫石灘頭，便不妨事了。」夏虎道：「那紫石灘頭可有游耍的所在麼？」船家道：「赤鬆窪都是水港，岸上斷頭路，再沒處走路，哪裡如得紫石灘頭，通得大路的。上灘三里，有一座蓮花寺，原是觀音大士顯聖的古蹟。那殿宇年深月久，一向東癱西倒，並無一個發善心的。自今年三月間，生出一樁異事，因此各處鄉宦人家並善男信女，發心喜捨，從新修葺得齊齊整整，盡好遊玩。」夏虎道：「有甚古怪事情？何不與我仔細一講，待我去看看，明日回去，也好向人前說個大話。」

船家道：「客官，說起真個怪異。那座蓮花寺從來斷絕香火，今年三月間，在後殿土堆裡忽然掘出一尊石佛來，約有一丈多長，耳目口鼻皆有孔竅，平空會得說話。自言佛教將興，世尊降世傳教，普度一切眾生。吉凶禍福，千祈千應，萬禱萬靈。以此這裡的現任官府、士宦鄉紳、農工商賈，盡皆欽敬。客官何不去問個平安利市，恰不是好？」夏虎驚訝道：「有這等事！石佛也會得講話，真是世上新聞，人間異事，只恐怕要天翻地覆了。」夏方道：「孩兒休得亂道。舉頭三尺有神明，而今世間多有這樣奇事。俗語雲，千聞不如一見。我們就上崖去看一看，便見分曉。」夏虎搖頭道：「這個我也不信，只怕又是那神仙一起的。」

說話之間，不覺船兒又到紫石灘頭了。船家把手指著道：「客官，那前面松林裡，就是蓮花寺。」你看夏虎，到底比父親還牢靠些，把順袋背在肩上，只將輔陳行李放在船艙裡，與父親上崖。趁著一條大路，行不上三里，便到蓮花寺。只見那寺門修葺得齊整。有詩為證：

蕭條村落寺，石佛詐神通。

舉世信邪道，重新不日中。

父子兩人走進寺門，看這四大金剛光明尚未曾開，走到大雄寶殿，只見殿門緊閉。左首立一石碑，上鐫著兩行字道：

石尊者傳示：

白晝不開言，多人休妄問。

果爾有誠心，直待黃昏盡。

不多時，那東廊下走出一個小和尚來，卻也不多年紀。生得：

目秀眉清，唇紅齒皓。一領緇衣，拖三尺翩翩大袖；半月僧帽，露幾分禿禿光頭。金剛子枉自持心，梁皇懺何曾見面。寄跡沙門，每恨■黎真妄誤；托蹤水月，聊供師父耍風流。

夏虎上前稽首道：「師父，我們聞得上刹有一尊石佛，能說過去未來，吉凶休咎。為此特發虔誠，前來祈禱，敢勞指引。」和尚道：「二位客官，那石尊者，就在正殿中間。只是一件，他在日間裡再不開言，恐怕閒雜人來，亂了三寶門中清淨，所以吩咐家師，日間把殿門牢牢鎖閉。凡遇有人祈禱吉凶，直待黃昏才許開門引見。」夏虎道：「師父休得故意推辭，晝夜總是一般，那裡有個日間不開言，夜間反說話的？況且我們又是行商，慕名而來，不過問一問吉凶，就要趕路，如何耽擱得這一夜一夜？敢乞到令師那裡，委曲說一聲，開了殿門，待我們進去祈禱一祈禱，自當重酬。」和尚搖手道：「客官，你若不信，請看石碑上尊者傳示。凡來此達官長者，無不依從。才方見教，不敢奉命。這時節我師父正在禪堂中參禪打坐，怎麼好去驚動他。你若實等不得，下次再來求見吧。」

夏虎見這小和尚說了一番，頓覺掃興，心裡畢竟要一見才去，便不做聲，隨了父親，依舊走出山門。夏方道：「孩兒，我們行李俱在船中，莫要因小失大。倘有疏虞，怎麼了得！可快下船去吧。」夏虎道：「爹爹，比如在船裡坐那幾時，不如在寺裡消遣一兩日。若是放心不下，今夜你便到船中照管行李，只待孩兒見一見石尊者吧。」夏方點頭道：「這也說得有理。且同下船去，吃了晚飯，再來不遲。」夏虎道：「卻有一句要緊話，先對爹爹說。夜間船中卻要仔細，不可熟睡，那些銀子決要小心照管。」夏方道：「孩兒，這事不消你說得，料來船家也沒恁般大膽。」夏虎道：「爹爹，俗語說得好，畫虎畫皮難畫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那船家你料他無此大膽，倘與那些強人通了手，做將出來，便沒擺佈，著實要提防他。」夏方道：「你既要去，且自放心，有我在，料不妨事。」

說不了，又早到紫石灘頭。船家一邊笑，一邊招手道：「二位客官，這裡好上船。」父子二人遂跳上船去，那船家就搬過晚飯來。夏虎道：「今日晚飯怎麼這樣早？」船家道：「空閒的工夫做熟在這裡。二位客官要了這半日，下船來決然肚餓了，也要飯吃，豈不是兩得其便？」夏方笑道：「這也難得你好意思。」船家便問道：「二位客官，可見了那石佛來麼？」夏虎應道：「我們進去，要求見那石佛，有一個小和尚說道：『日間再不肯見人，直待黃昏時分，方肯開言。』我想起來，卻有些不正氣。」船家道：「我們也聽見人說，並不親到寺中，也不知他日裡不肯見人說話。二位客官，今朝日裡不曾見得石佛，終不然晚頭還要去麼？」夏方道：「我卻熬不過夜，不到寺裡去了，只待我孩兒去見一見吧。」仍舊把船泊在這裡，過了夜，明日再行吧。」

他二人便吃了晚飯。夏虎把順袋交與父親，跳起身上了崖，慢慢走到寺中，正是黃昏時候。只見正殿門果然大開，燈燭輝煌，恰好也有幾個別處人祈禱的也在殿裡。夏虎走進殿來，點起香燭，便向石佛面前深深拜了幾拜。起身東看一會，西看一會，並不見有一些兒破綻，心中暗忖道：「這卻有些古怪。終不然這樣一個頑石鑿成的，會說人間禍福，豈不是天翻地覆了。待我且問他幾句，若說來傍些道理，這也是天生這件東西，發跡寺中那些和尚。若是一概亂話，決是這寺中和尚造出來的圈套，要哄騙地方上人的，我就弄他一個好耍子去。」夏虎沒奈何，就跪在地上，把那已過的事、未來的事從頭問了一番。原來那個石佛，果然會得說話，聲音與人相似。只是一件，說來的都是些套頭話，卻也虧他十句裡到有四五句撞著。夏虎見說得還有些光景，連他也懵懂起來，就肯聽信。又低頭拜了幾拜，遂起身到廊下歇了一夜。

捱到朦朧天亮，思量起父親一個坐在船裡，這一夜未免沒些掛念，況且行囊裡又有物件，不知怎麼樣了。連忙走到紫石灘，四下一看，那裡見個船隻，心中就曉得不停當了。連把父親叫了幾聲，竟不見一些影響。你看他這回好不苦楚，一心只要尋著父親下落，東奔西撞，叫得喉嚨氣咽，那裡有個父親答應！心中暗想道：「有這樣事，難道果然落了那個船家的圈套？教我如今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前不著村，後不著店，身邊又無分文盤費，還是投奔那裡去？只得仍舊在灘頭等到黃昏，再去見一見石尊者問個消息便好。」你看他含著淚，對著灘，盡盡坐了一日，水米也不沾牙。恰正得人生路不熟，那裡去訪個消息。只見那紅日沉西，沒奈

何，吞聲茹苦，又走到那石佛寺中，一心捨不下那父親，巴不得見一見石佛，問個存亡下落，便放了這一條肚腸。

這也畢竟是他還有些兒時運，不該落泊，又得絕處逢生。坐了一會，只見開了殿門，恰是那一夜只得他一人禱問。原來那道人開了殿門，便去打點香火。這夏虎走到石佛面前，焚香至誠禱告。只見那石佛口中「撲」的跳出兩三個碩大的老鼠來，著實驚了一驚，心中便疑慮道：「好奇怪，這石佛口中鑽出老鼠來，畢竟是個肚裡空的。」從上至下，自前至後，看了好幾時，再看他破綻不出。正要轉身來到殿前，尋那香火道人出來問個詳細，只見伽藍座下半開著一塊地板，下面燈光隱隱，他一發疑心得緊，便把地板掀開，壯著膽，一步步襯著下去。只見裡面就如地窖子一般，高闊五六尺，僅可容得一個人身子。那旁邊卻有一條木梯，便一步一步走將上來。原來就是那石佛的肚裡。沉石佛原是一尊羅漢，歷年已久，不知何年所置，佛身玉石或云是鐵鑄就的，人亦莫辨其真。你道那石佛果是會得說話的麼？卻是這寺中一個慧光和尚造下騙人的圈套。這石佛肚中又空又闊，掘通地道，藏身在內，假作佛言，報人禍福，講經說法，謬稱世尊垂教。不滿三四個月，騙了無數錢糧，修了山門，重新殿宇，用度不過十分之二。這和尚至此也該敗露，正走入地穴來，剛剛上梯一步，抬頭起來，先有個人站在上面，心中著實吃了一個大驚。這夏虎曉得有人在下面走上梯來，便是當頭踢了一腳，那和尚原是不著意的，站腳不牢，一個筋斗翻將下去。夏虎見是個光頭，按不住心頭火起，怒髮指冠，將他一把扭住，踢了幾腳，打了幾拳，便罵道：「你這賊禿驢，如今清平世界，寧靜乾坤，造言生孽，左道妖術，假借三寶，哄騙十方，揮金如土，積穀成山；拐沙彌，宿娼妓，飲酒無分日夜，茹葷不論犬羊；設漫天之謊，享非常之福。天厭穢德，今宵敗露，使我做個對頭，你的這條狗命，定教結斷在我手中哩！」那和尚曉得禍機竊發，倒身跪在塵埃，戰兢兢的哀告道：「爺爺，看佛家分上，饒我性命！情願把這蓄下的錢糧，都送與爺爺吧。」夏虎暗想道：「我與他前世無冤，今世無仇，做甚麼冤家。雖是他哄騙十方，與我毫無干礙。不如將計就計，釋放了他，且把他做安身去處，棲泊幾時看他待我好歹，再作道理。」便將手漸漸寬著，放他起來。和尚掩淚道：「爺爺，如肯饒我革命，情願師徒兩口都相讓吧。」夏虎便把參見石佛緣由、被船家賺了、不見父親、人財兩失的話頭，並要在寺中暫住探聽父親消息的話說了。和尚滿口應承。你看，就如父母一般，曲意奉承，便打掃清淨空房一間，留他安身宿歇。有詩為證：

循環天理斷無差，湯裡得來水裡失。
紫石灘頭沒父母，蓮花寺內逢天日。
孤身流落意無聊，萬里家鄉歸未必。
只可皈依石世尊，同些禿子行邪術。

說那夏方，自在紫石灘頭被船家劫去行李貨囊，把他父子一朝拆散，並無分文在身，求歸不得，求生不得，求死又不得。愁腸萬結，淚雨千行，蓬頭垢面，跣足披衣，東撞西撞，就如瘋子一般。也是他不該落泊，偶遇著一個同鄉客人，與他有些認識的，說起鄉情，憐他苦楚，就此便船帶回。一路上吃著他的，用著他的，到了汴京，只得空手到家。那些沙村裡人，先前都曉得他騙了婁公子青驄馬，弄得一塊大銀子走去，怎知到比前番弄得不得不尷尬回來。鄰比中有那好管閒事的，便去通報婁公子知道。

原來那公子從他騙馬去後，雖是林二官人端然送還，心中只是常常歎息道：「如今世上的人都是難相處的，我到把一片好情相待，怎知他以怨報恩。」忽一日，聽見有人來說夏方依舊回到沙村，比舊日大不濟事了。他便道：「古雲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。那非分之物，豈可強求得的！他帶了這些銀子去，不是被人拐騙，決是被盜劫掠。我想他今日轉來，若比當時更好，便不到我這裡來了。倘若束手空回，不久必來見我，我看他還有甚麼面目。」

果然那夏方回來半個月日，一貧如洗，衣不週身，食不充口，並無親族朋友哀憐借辦。或有一二知識，見他待婁公子這一事，也不敢親近。他這樣淒涼苦楚，怎捱得日子過。終日愁愁悶悶，一心還只想那婁公子處好安得身，只是當初那件事情，今朝這副嘴臉，怎麼好與他相見。總然見了，那得他回心轉意，依舊相留。左想了一會，右想了一會，正所謂肚饑思量冷鉢粥，寒冷難忘盤絡衣。沒奈何，只得含著羞，忍著愧，裝起老臉，慢慢的走到婁家廳前。

只見那婁公子正在廳上閒步，驀然見了夏方，心中便有幾分懊惱，也不瞅不睬，但低著頭，東邊踱到西邊，西邊踱到東邊。夏方站了好一會，也不敢開言，只是恭恭敬敬俯首而已。婁公子是個仁厚的人，見他站了多時，倒不過意，況他不是舊時行徑，假做不相認道：「足下高姓大名，屈降寒門，有何貴幹？」夏方見他一問，心中大是追悔，卻不好說合姓名，支吾答應道：「小子原是沙村生長的，公子難道便不相認得了？」婁公子道：「實非詐言，足下原不相認的。我想你沙村裡有個夏方，向在我這裡相與，自前年騙了我一匹青驄馬去，賣了兩千兩銀子，竟搬到別州外府，就做了天大人家在那裡了。除了他一個，沙村並無與我廝認的。」夏方見他說起舊事，便流淚說道：「小子就是夏方。當初一時短見，做了這一樁沒下梢的拙事，不料中途被劫，沒奈何落魄還鄉。望公子俯念昔日交情，恩宥往時深過，再展仁恩，曲全殘喘。」婁公子道：「足下萬勿冒認夏方。那夏方我曉得他是個烈男子，硬氣頭的人，便是落魄回來，古人云，『好馬不吃回頭草』，決不肯再到我家。」夏方見他只是不信，明知他故意做作，只得把先年騙馬乘去尋鄭玲瓏的事，一一明言。那婁公子再不好刁難他，遂佯驚問道：「你果然就是夏兄，那一千五百兩而今安在？」夏方事到其間，只要婁公子回嗔作喜，便把荊州做米客，遇著假神仙，遭圈套，回來又撞著惡船家行劫的事，前後細說一番。婁公子道：「夏兄，這樣看起來，畢竟財短情長。空裡來，巧裡去，你一千五百兩銀子盡皆消散，卻不曉得那匹青驄馬端然仍為我有。正所謂萬事不由人計較，一生都是命安排。」夏方道：「公子曾記得去年施恩埋骨，今日再把小子看顧幾分，死者不至暴露，生者不至饑寒，這就是眼前莫大陰德。」婁公子微笑道：「我若想到那時節去，便記起一句話來，你道我的銀子都用在腳上，一隻腳一百兩，四史腳四百兩，如今想你一去不回，也不知有多少腳，果然是值一萬兩了。」夏方道：「公子若把前事重提，真令小子置身無地矣。」婁公子道：「我且問你，今日此來，還是有何見教？」夏方道：「小子只因得罪在前，今日正值此困苦，一死固不足惜，但螻蟻尚且貪生，為人豈不愛命。望乞垂憐，不念舊惡，收錄門下，固不望昔日之重用，雖執鞭墜鐙，於願足矣。」婁公子道：「你此來要我收留你的意思麼？我便要收留你，因去年又請得一位相知在這裡，卻怎麼好？」夏方道：「公子，這還是小子相處在前，得罪在後，必定要公子開半面之恩，庶使窮魚有再生之望。」婁公子道：「那一位相知雖在這裡不久，卻也相與有益，終日究古論今，談文講史，做些正經舉業工夫，難道好撇他！你若在我這裡，似那當初的坐位，便不能夠了。只好尋些抄寫，與你過日子吧。」夏方道：「公子與小子相處多年，一向曉得我是動筆不得的。如今便做些功夫習學起來，怎麼就得到家，望公子別尋些粗魯的事兒與我做罷。」婁公子笑道：「你當初只曉得一馬值千金，今朝便曉得一字值千金了。且與你說，我如今不比往年，沒要緊把日子虛度過去，日夕看些書史，做些文字，指望個簪纓繼世的意思。你若肯陪我做個伴讀，便與那位共相砥礪，日後也有些益處，意下如何？」夏方滿口應承。你看這婁公子，終久還念舊情，如今世上那裡有這樣的好人。便取出衣巾，與他重新替換。一壁廂吩咐打點午飯相待，一壁廂著人到書房裡去，請出那一個相知來會面。有詩為證：

相逢即是舊村人，掩淚含羞非昔日。
只因作事有差遲，對面渾如不相識。
仁恩公子少垂憐，奚似當年作無益。
從今收拾大鋪排，僅可求全藉衣食。